

## “五四”一英豪

1919年5月7日深夜，唐山镇万籁俱寂。

在新立街中部的一所药店里，老板郭友三失眠了。他躺在土炕上，陷入深思，白天发生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药店门前，一位约摸20岁的青年人，慷慨激昂地在讲演。镇上人们围在他周围，完全被吸引、感染。他说：“唐山的父老乡亲们，大哥大姐们，危急的时刻到了。日本人想占据我山东，腐朽的北洋政府身为战胜国，不但不争，反而想签字承认。4日，北京各校学生奋起示威，要求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我们唐山的大学生，也正在集会，声援他们。我们衷心希望各界也行动起来，为国努力。”

他叫许元启，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葛天回也是学生，站在旁边助威，每到精彩处，便举起纸旗领呼口号。

“同胞们！”许元启的讲演仍在继续，“国难当头 匹夫有责。每个国民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申张正义。不买日货，不卖日货……”

郭友三想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情绪。他跳下炕，打开墨盒，奋笔疾书起来。“提倡国货”跃然纸上，熠熠发光。窗外的天也不知何时亮了。郭友三走出药店，把写好的那4个大字贴在门板上。

“许元启——你过来！”葛天回在药店门前收住脚步，急促地喊。

葛天回指着药店门板上的横幅说：“你瞧——”

一股暖流涌进许元启心房。他习惯地把拳头一挥，说：“还愣啥？店老板宣布支持我们，快进去道谢。”

聚兴药店是一个不大的店铺。郭友三正做着开业准备，抬头见两个学生进来，忙迎上去。双方的手握到了一起，语言融到了一块儿。许元启兴致勃勃地向郭友三介绍情况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唐山以后，沉闷的市区立刻沸腾起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 5 月 5 日举行集会，成立了学生救国团。后又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同时决定：派出四名代表赴天津、北京参加学生会议；通电全国，要求政府严惩卖国贼，抵制日货；并组织讲演团，上街演讲，明天还召开公民大会……”

郭友三听得入了迷，他决心带头抵制日货，带头罢市，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来。

公民大会的会场热烈、隆重。各色旗帜围在会场四周。前面，课桌搭起的讲台，用席半扇围就。台下聚集着工、商、学、农、教、绅六界民众。人头掀动，熙熙攘攘。

李中襄是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会议的组织者。他走到讲台中央，拿起铜铃摇晃起来。等台下安静下来后，提高嗓门说：“同胞们，唐山六界今天聚会，很隆重。俗话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咱们也应该推举个人主持会呀！我提议郭友三当临时主席。他很爱国，昨天第一个关闭自家店铺，发起罢市、抵制日货活动。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郭友三快上台！”

人群里一片欢呼。郭友三见大家如此信赖，整整衣襟，走到台中央。

台下爆发起雷鸣般掌声。郭友三见状，更觉责任重大。他暗下决心，一定不辜负镇民希望。

会场再次安静下来。郭友三望望台下，深情地宣布：“唐山镇第一次公民大会正式开始。”

掌声经久不息。一阵口号声响起。郭友三等掌声停下后说：“山东是我中华国土，绝不能沦入外洋之手，我们要力争国权。国权不到，死不瞑目！”

人群被他振奋了，鸦雀无声，屏住呼吸听着。他继续说：“狡猾的日本商人害怕国人反日情绪。昨天拿着些不值钱的货物，在街上乱送。有的人不明真相刚一接，他们便乘机拍照，送往报馆说我们喜欢日货。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危害救亡事业！”

会场群情激昂。接着各界纷纷登台表态……这时，一队戴柳条帽的开滦工人列队进入会场。台下沸腾了。京奉路唐山工厂工人来了，启新电灯公司工人来了……一支支新生力量汇集，朝历史舞台走来。大会进入高潮，一致决议，通电全国，声援北京，派人赴京请愿。

唐山六界赴京代表刘锡嘏、赵海波、高嵩轩、陆庭俊 4 人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北京总统府门前。

总统府门前聚集着山东、天津、直隶及其它各地的请愿代表。陆庭俊同众人拿着上大总统书走到门岗旁。

代表们依次献出名片后，卫队长进门通禀。不一会儿，把众人领进秘书长办公室。

吴秘书长官气十足地半卧在沙发里。代表们进来，也不招呼。代表们上前说明来意。半晌，吴秘书长才答腔：

“实话实说吧！现在外交已到极点。拒绝签字吧，政府想不出好办法善后，只不过是随民意之潮流。日本人在欧洲到处活动，手段层出不穷，并有金钱做后援。俗话说，弱国无外交，说几句硬话太难了！”

陆庭俊抑制不住怒火，单刀直入说：“唐山父老乡亲重托于我，送到车站，苦苦相嘱。他们并无私利可求。请总统理解臣民心愿，抽空见见代表。”

吴秘书长心不在焉，沉吟着说：“你们的上书已到国务院。

内政外交有其难处。国家大事，你们百姓就不必操心了。”紧接着不耐烦地站起来高声喊：“送客！”

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走进来，对代表说：“诸君，请吧！吴秘书长吩咐，对你们格外优待。”

两名武士把他们让进一间屋，接着关好门，上了锁。

“你们为什么扣押我们？”代表们用拳头擂门大声质问，“爱国难道有罪吗？”

消息传到唐山镇，郭友三怒气冲冲赶到广东会馆，参加在这里召开的六界联合会紧急会议。会上，经过一番争论，决定派部叔垣和郭友三再次赴京。郭友三同部叔垣赴北京加入了请愿大军。

各地请愿代表聚集在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三处。他们已经等两天了，仍不见有人接见。

突然，紧闭的新华门中间裂开一条缝。里面一个人探出头来，说：“诸位，大总统太忙，你们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政府顾问唐在章。”

“可以！”代表们喜出望外，见终于有人搭腔，自然同意。代表们被请入会客室。唐在章开门见山，问：“诸君此来为何？”

有个代表答道：“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

唐在章看着面前的青年人，一派血气方刚的神态，笑着说：“你非山东人，不了解那里情况。警方戒严同你们的目的一样，为了争回国权。”

代表们不了解山东的详细情况，无法深谈，决定请山东代表来谈。唐在章微笑着送各地代表走出总统府。

当代表们再次来到西苑门，要求接见时，军警加强了戒备，枪上上着刺刀，场面十分森严，代表们立刻警觉起来。

远处一个青年学生跑来，气喘吁吁地对天津代表马骏说：“老马，军警出来镇压了。他们两人挟持一名代表，直奔天安门

内，让代表下令解散请愿队伍。已有多名代表被捕了。”

各地代表开始聚拢商讨下一步办法。又一名学生跑来说：“军警正逐个儿提审学生，看样子是寻找各地代表的领头马骏。”

郭友三霍地朝马骏靠拢过来，他要保护他。同时也把目光停在马骏身上，等他拿主意。马骏说：“我们要想法突围出去，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保存力量，揭露阴谋。”

郭友三佩服马骏的果敢，他深信这一决策是对的，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军警围了上来。马骏说：“老郭你带大伙突围，我掩护。”

“不，老马！”郭友三大步过去，态度诚恳地说，“你是总指挥，大家需要你，不能有闪失。我来掩护！”

说完，郭友三便冲到前面。马骏见郭友三如此义气，知道不能再争，便组织撤退。军警冲过来，包围了他们。

马骏迅速奔向一个土岗。警察被他的举止惊呆了。马骏从容不迫地在土岗上站好，又从怀里掏出一面国旗抖开。五色旗迎风招展，十分耀眼。学生代表、军警都被他吸引。只听马骏喊道：“同学们，这是什么？”

“五色国旗！”大家异口同声，震耳欲聋。

“对，这是国旗——中国的国旗！”马骏格外亢奋，他大声地讲演起来，“我们请愿为的什么，就是保全此旗。现在世界上有人想把它毁掉，我们绝不允许。我们要把它植于世界之林，高高飘扬！”

郭友三望着国旗心潮澎湃。他更加尊敬马骏，佩服他的胆略、智慧和头脑。他继续听着马骏的讲演。马骏说：“现在，军警挟持我们，不让我们请愿，这不是甘心让列强瓜分吗？”

请愿队伍鸦雀无声，军警也听得入神了。马骏继续说：“此行虽凶多吉少，但我们对得起中华父老乡亲。倘若遇到不幸，轮到去死也值得！”

忽然，警笛响了。军警立刻从境界中醒来。他们端着枪，排山倒海般冲过来。

马骏凝视军警，毫无惧色。他喊道：“军警们，我们并不怨恨你们。你们也是苦同胞。你们想想，面前的不是敌人，而是手无寸铁的学生，因爱国他们遭到了厄运。”

“他是马骏。把他抓起来，不要再让他讲话。”督察长声嘶力竭，指挥军警扇面状围过来。郭友三见状，扑向前，对马骏说：“快走！”

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军警们拼命朝前冲。郭友三用身体挡着马骏，尽力不让军警们靠近。

督察长见军警无法下手，便下令说：“打！”

军警开始用枪托横扫。郭友三掩护马骏，躲闪着。突然枪托扫在肋间。

郭友三顿觉眼冒金星，倒在地上。军警冲上来，马骏被抓上警车。代表们抬起郭友三，向后方迅跑。郭友三断断续续说：“救出马骏 处死马良。”他昏了过去。

消息传开，郭友三的父亲和谢锡三来到同仁医院。郭友三躺在病榻上，人事不醒。父亲决定立刻带郭友三返唐。

1919年9月10日12时，郭友三溘然长逝。郭家里处在悲哀之中，唐山镇处在悲哀之中，天津处在悲哀之中。

21日，南北畅通的新立街断流了，人们齐聚绅商学校操场追悼烈士。操场上人山人海，悲愤的人们默默无语。各界人士送的花圈闪着白光，似天上的繁星，似地上的丰碑。

一人倒下，千万人奋起。京津唐大地到处响着“还我郭友三”、“为烈士报仇”的吼声，人们用各种方式追悼烈士，烈士的精神与五四永存。

## 怒斥巨霸

1919 年的秋天，李大钊从昌黎五峰山回到家乡。此番回家，他心情喜悦，精神振奋。健步路上，浮想联翩：五四运动掀开中华革命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一篇《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檄文，批驳了胡适等假社会主义的种种谬论；发表了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未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边走边想，不觉过了黄口大桥，方知快到家了。此时，家乡的气息、家乡的一草一木又沁透着他的肺腑，大钊左环右顾，渐渐放慢了脚步，先前那种心潮澎湃，也渐渐被迭起疑虑所代替：是时秋收在际，可沿途庄稼怎凋谢零落，杂草丛生，又很少有人田间收秋劳作。他忧心忡忡地拽过道边干瘪的谷穗和瞎了半截尖儿的高粱默默叹息，决定找乡亲们问个究竟，解开疑团。

李大钊留学日本回国后，怀着“再造中华”之志，参加反袁斗争，创办进步刊物，领导新文化运动，为中华民族解放大业奔波忙碌，很少有机会回家乡和乡亲们畅谈。乡亲们这么多年虽说不知道他从事的事业，但从他幼年就学识过人、深明大义断定，他必定是做大事的人。李大钊一到家，乡亲们就象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奔走相告，三三两两相继到家看望。

第二天，村里 10 多个人结伴去拜访李大钊。大钊得知乡亲父老来访，忙迎出外，他拱手谦和地一一打过招呼，把大家让进上房，待大家坐定后，便拉起家常。

李大钊望着这些淳朴善良、渴望改变世道的农民，讲述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学

生市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中国也要走俄国人的道路……新鲜的话题讲得十分通俗，听得众人静目凝神，啧啧称赞。

随后，李大钊又询问家乡一些情况，自然问到今年年景。

一位老者义愤填膺地对大钊说：“这几年朱绍文摆设‘花会’，可把老百姓坑苦了，弄得人们无心生产，荒了地，绝了产，真是没法活呀！”

李大钊忙问：“花会是怎么回事？”

提起花会，乡亲们无不切齿痛恨，争着向李大钊诉说起来。

原来，流行在乐亭境内的“花会”是地痞恶霸榨取老百姓钱财的一种赌博骗局。“花会”共开设 37 门，由 37 门中圈出一门叫做“出会”，每日出两次。押会的可任意投押一门，中者一文可得 30 文。各村都有“跑封”的人，把押会人的封和钱送到会局，出会时也由他把中了封的所得的钱，从会局领出交给押会的人，收封时会局给他抽头，押会的中了封也要给他抽头。这种赌博，不仅设会的敛财，“跑封”的也从中渔利，到头来受骗的总是乡民百姓。

在这种赌博的愚弄下，且不说高门阔少、纨绔子弟、地痞流氓整天喧嚣于赌场，就连一些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穷家百姓企盼赢俩钱儿，也被卷入这迷魂阵。一时间闹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倾家荡产，精神恍惚。更可悲的是，一些规规矩矩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常常陷进去输个净光。有的妇女因赌债缠身，被迫失节，甚至毁于短见。

乐亭的“花会”赌博，首推东南乡恶霸地主朱绍文赌场最盛，因而年年大发横财。

“朱绍文是什么人？”

众人见李大钊追问，就七言八语地说下去，“朱绍文是王滩村人。早在宣统年间，他父亲朱俊在山东章丘县任知县，靠搜刮

民财发了家。朱绍文仗着他父亲做过官，勾结官府，笼络地痞流氓，压榨百姓，自称‘南霸天’人称他‘朱大老爷’。”

“百姓谁个惹着他，或他看谁不顺眼，写个手帖就把谁送到衙门，不死也得坐大牢。”

“靠这种赌博，几年功夫，他的财富很快多了起来。如今，房屋一百多间，地四百多亩，内有仆女、‘老妈’，外有护院打手。可被引入赌场的乡民百姓，却是倾了家荡了产。”

乡亲们越说越气愤，越说声越高。

李大钊静静地听着，一向和善温雅的脸上立时升起不快的表情，内心早已怒不可遏：“朱绍文如此霸道，坑害乡民，国法难容！要教训教训他！”随即让家人找来笔墨纸张，立时给朱绍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必须立即把坑害黎民百姓的‘花会’煞住，如若执迷不悟，我与你决不善罢甘休！”信写好后，李大钊与乡亲们作别，送出大门外，把信交给家人，嘱咐道：“你去王滩把信亲手交给朱绍文。交给他后，就立即回来。他要是留你吃饭，或是给你跑腿钱，一概拒不接受”。

当天，朱绍文看过李大钊的书信，慑于李大钊的凛然正气和他在乡间的声望，大有作贼心虚之态。他手里拿着信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花会’就此停办，怕是官面上、帮徒间耻笑我朱某胆小，丢了面子。如继续办下去，李大钊非等闲之辈，必鼓动这般穷鬼闹事，下场恐怕是不好收拾……”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踱步思计，一直在屋里走了十几个来回。走着走着，他两眼发眦，嘴角露出一丝奸笑，心里叨念着：“钱能通神，财帛动人心，先带上礼品，面见李大钊，看他如何待我”。他叫来侍从，吩咐速去县城买两份上好补品。

第二天，朱绍文盛装打扮，坐上小车子，带上跟班随从几个人，前呼后拥来到大黑坨村李大钊的门前。

朱绍文若有所思，面布阴云，生怕李大钊不愿见他这时李

大钊家人见有车停在门前，忙来到门口。朱绍文强作笑容，向李大钊家人通明姓名，说明要见李大钊。

李大钊在上房正翻阅由北京带来的文稿，听说朱绍文到了，收起文稿，对家里人说：“他来了，我正想会会他，就让他进来吧！”

李大钊连房门也没有出，正然坐在椅子上。

朱绍文令一名随从带上礼品同他径直来到李大钊的东正房屋，在李大钊家人的引见下，点头哈腰地同李大钊打过招呼。接着头一歪眼一溜，示意随从将礼品放到桌子上到屋外等候。

李大钊坐在椅子上不动，对他们带来的礼品更是不屑一顾。两眼盯着这个平时不可一世，此时呆若木鸡的恶霸足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朱绍文虽听说过李大钊，但没见过面。今日一见满面威严，横眉冷对，加之这次来是因自己作恶而被大钊书信痛斥，顿觉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只是“嘿嘿……嘿嘿”地自我解窘。

“你就是朱绍文吧！”李大钊盯了他一阵说。

朱绍文哈了哈腰，说：“在下不才，正是朱绍文。”

“你好大的胆量！”李大钊双目正视朱绍文，义正辞严地痛斥：“你开设‘花会’，聚众赌博，干的全是坑害老百姓的伤风败俗的勾当！我正告你赶快把‘花会’煞住。再继续这样干，乐亭的老百姓是不会饶恕你的！”

朱绍文一听要他煞住“花会”，而且毫无回旋余地，顿觉全身凉了一半，只好应声“是，是，我一定洗手不干了”。

沉默了一会儿，狡猾的朱绍文眨了眨那双贼眼，长出了一口气，装出一付可怜相，低三下四地象是求情：“唉，都怪我治家无方，将祖上遗产典当净尽。现在我的子女还在京读书，所需学费靠家中支付，实有困难。开办‘花会’这也是万不得已而为之呀！李先生是不是再容我……”

没容朱绍文把话说完，李大钊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话说：“‘治家无方’，‘遗产典当净尽’，一派胡言。你这话能欺骗得了受你坑害的老百姓吗？”朱绍文额头渐渐冒出汗珠。李大钊站起身向前跨了一步，倒背着双手，面对朱绍文：“可笑，为了让你的子女读书，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坑害黎民百姓。用这样的不义之财供子女念书，能念出什么好书来？能成出什么好材？”

“是，是。”

“你还有什么话说？”李大钊回到椅子上厉声问。

看着李大钊严峻的表情，听着李大钊利剑般的话语，朱绍文感到再没有分辩的余地了，他只好唯唯诺诺连声说：“是，是，我回去一定停办‘花会’，一定停办‘花会’！”

朱绍文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死皮赖脸地瞟了一眼桌上的礼品说：“李先生，我二人虽说是萍水相逢，但你的人品学识鄙人仰慕已久。‘花会’可以不办，乡谊不可不结。绍文此次初来拜访，没拿什么东西，带来一点补品，不成敬意，还望先生笑纳！”

李大钊对朱绍文轻蔑地一笑说：“你给素不相识的人送来如此厚礼，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李大钊在屋里踱了两步，回头盯着朱绍文喝道：“收起你的礼品！”接着对家里人说了声“送客”，就再也不理朱绍文了。

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瞅了瞅李大钊，欲言又止，自知败势已不能挽回，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到家以后，朱绍文对着下人大骂了一顿，然后命人写了一方告示，停了“花会”。

李大钊痛斥恶霸朱绍文的事传遍了十里八乡，乡亲们交口称赞。

（宫振兴）

## 京 东 建 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北方各省党组织的创建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使各地方的党组织象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成长，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在这个时期，李大钊特别关注他的故乡——唐山地区的建党工作。

唐山，是我国北方重要工矿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李大钊曾亲临唐山调查访问。在阴暗的工棚，与工友促膝谈心。在唐山煤矿了解到工人的悲惨生活后，他满腔同情和悲愤，撰写文章见诸报端。他写道：“他们终日在煤矿做工，面目都是漆黑的色。人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煤坑倒塌，他们不幸就被活活压死。”李大钊从这苦涩的画卷看到劳苦大众改变旧世道的愿望和创建新生活所蕴藏的力量。他想到“把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才能实现“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于是，他指派北京一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到唐山调查体验工人的生活，并结识了唐山制造厂工人邓培。

邓培，原籍广东省三水县，14岁背井离乡到天津德泰机器厂当徒工，后到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旋工。他为人忠厚，乐于帮工友排忧解难，在工人中威望颇高。他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有报国之志。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他在唐山制造厂建立起爱国职工同人会，在工人中组织救国团。率全厂3000多名职工，冲破英国厂长的阻挠，参加国民大会，登上讲台，控诉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要求政府拒签“和约”。唐山各界联合会成立，

邓培被公推为评议员，参与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唐山各界赴京请愿代表，同京、津和山东请愿代表进京共同战斗。成为唐山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

邓培的这些情况使李大钊感到相识恨晚，确信此人是难得的人才。李大钊先后指派“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罗章龙、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谌小岑、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等多次到唐山调查研究，宣传革命且与邓培接头、交往。并指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部分师生入会，通过他们代捐进步书刊给唐山工人。邓培收到这些书刊，如获至宝，经常苦读到深夜。还不时把工人们召集到家中，共同学习研究，然后向广大工人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唐山工人中得到了传播。

1921年初，李大钊吸收邓培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唐山市最早的共产党员。从此，一个大学教授、北方革命的领导人，一个工厂旋工、工人运动的领袖，志同道合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此后邓培经常利用工休日去北京，会见李大钊，接受工作任务，聆听李大钊的教诲。回来后就向工人们介绍李大钊的思想、品格和为人。他常用李大钊讲的“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必须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有饭吃”的话教育工人，使工人们政治觉悟不断提高。

为进一步培养、锤炼邓培的领导才能，李大钊吸收邓培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自己任书记部书记，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李大钊指派邓培和唐山制造厂工人梁鹏万分别作为中国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去苏俄出席大会。行前，李大钊接见邓、梁二人，作了具体的指示与鼓励，并亲自发给他们路费。

回国后，邓培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组织工人群众，培训工运

骨干，宣传马列主义的活动中。在李大钊派人来唐山建立工人图书馆后，邓培又创办了铁路工人补习夜校。还帮助开滦矿、林西矿先后创建了“大同社”、“工余补习社”。在参加学习的工人中涌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唐山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2年4月，经过李大钊的批准，邓培在唐山制造厂发展阮章、许作彬等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入党。这时，唐山已有5名党员，根据“一大”党纲的规定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邓培任书记。从此，北方工矿重城唐山，开天辟地诞生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唐山党组织，如燎原星火，很快向四面八方辐射、滚动、扩散。不久，在开滦矿又建立了党的组织。根据中共“二大”党章规定，在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唐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到10月份，唐山党员已发展到10余名，分布在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党组织的建立，使唐山工人运动走上了有组织，有领导的蓬勃发展新阶段。

唐山建党后，李大钊对各县党组织的建立又倾注了心血。乐亭县的党组织就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建立的。

那是1923年夏，直隶省教育厅决定各县成立初级中学。这年乐亭中学应运而生。中学成立后，教育界的豪绅势力和旧知识分子为扩植私人势力，争夺中学校长之职，斗争十分激烈。

李大钊在北京得知此事，意识到这是新旧势力之争，决意要选一个好的校长，把中学办成新型学校。遂凭借他在乐亭的社会威望，介绍同乡王岑伯到乐亭中学任校长。王岑伯，北京大学文科毕业。曾在李大钊领导的北大图书馆工作，1922年加入共产党。行前，李大钊指不他：“你到家乡中学任校长，要在旧势力包围之中把学校办成革命摇篮，以学校为阵地，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必要时再给你派个人。”

1924年初，王岑伯到任。不久，李大钊又派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王德周来乐亭中学任英语教师，并指示他到校后加强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尽快建起党的组织。

王岑伯、王德周没有辜负李大钊的厚望。到校后他们改革陈旧的教育方法，抛弃旧教材，选用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郑振铎和高尔基的作品，编写新教材。开设阅览室，增订《新青年》、《响导》等进步书刊，丰富学习内容和师生的课外活动。王德周还利用课余时间，组织社会问题专题讨论会、学生谈心会，宣传革命思想。在三八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运动纪念日，都由王德周介绍节日的由来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经过。他们还组织学生举办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壁报，书写反军阀混战抵制日货等标语到校外张贴。这些活动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政治觉悟，使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脱颖而出。

1924年夏，王德周按照李大钊“先建青年团”的指示，先后吸收贾坤普、李运昌、徐凌汉、王成奎、宋永萃、孙洪祥等7名进步学生入团，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乐亭中学支部，王德周任团支部书记。

这年暑假，王德周到北京，向李大钊和北京区委汇报了建团工作。同时又接受了建党指示。王德周回校后，向王校长汇报了李大钊的指示，研究了在中学建党的筹备工作。随后，王德周召开了全体团员会议。他说：“同学们，同志们，北京区委和李大钊对我们中学团组织的建立很重视。中国革命的形势要求每个团员都成为党的坚强后备军，并尽快把自己锤炼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贡献一切。”此后，以团员为骨干的各种形式的爱国反帝宣传、集会讲演、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学校的革命火焰愈燃愈旺。据此，王德周把团员中年满18周岁的贾坤普、徐凌汉、葛玉田、王成奎4人转为中共党员。寒假期间，王德周去北京向李大钊北京区委汇报了建党经过，经批准乐亭

中学党支部正式建立。王德周任支部书记，直接由中共北京区委领导。

为了贯彻落实李大钊提出的“我们应该把视野放宽，要想方设法调派干部去做好开辟工作，以扩大党的力量和影响，这是我们全体党员应尽的责任”的指示，学校党、团组织号召党团员利用学校放假之机，到农村组织了“平民夜校”，建立起农民协会，积极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在此基础上，1925年6月，在乐亭县徐烧纸庄和木瓜口村分别建立了党支部，有的村还建立了党小组和党员个别关系，全县已有党员20余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一个地方有两个支部以上，可组织地方委员会”的规定，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当年6月建立了中共乐亭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德周任书记，徐志汉任宣传委员，贾坤普任组织委员。

1925年因直奉军阀战争，滦县中学、滦县师范校舍被军阀部队占据，一部分学生到乐亭中学借读。借此机会，经乐亭中学党组织培养，借读生秦芝等4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9月建立了中共滦县支部，隶属于中共乐亭地委。1927年4月，滦县支部改为中共滦县特别支部，隶属于中共顺直省委领导。

玉田县党组织，也是在李大钊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的。1926年5月，在玉田县教育局建立了党支部，化名“玉芝”，隶属于天津地委。同年8月，“玉芝”停止活动，10月底成立了中共玉田特别支部。1927年1月，建立了中共玉田县委，隶属于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此外，李大钊还高瞻远瞩，胸怀中国革命全局，不断指示家乡党组织，选派优秀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到外地学习、深造，培养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仅乐亭县就先后派出6批20余人到各地学习。这些同志，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怕艰险，顽强战斗，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宫振兴）

## 工 运 风 暴

1922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召开“国会”，酝酿制定“宪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了劳动立法运动。提出了《劳动法大纲》，内容包括承认工人集会结社、同盟罢工、8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等19条。要求“国会”通过，并号召全国工人投入劳动立法运动。

在劳动立法运动的推动下，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拥护《劳动法大纲》的宣言，并开始酝酿罢工斗争。

9月13日，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代表制造厂全体工人，向厂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5条要求，限厂方在3天内答复。

为了给厂方施加压力，15日下午，工会组织全厂工人在厂门口集合，举行了示威大会。会上，由工人代表登台演说，讲述工人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强烈要求厂方提高生活待遇。台下掌声雷动，不断振臂高呼：“劳工万岁！”“必须答应五条要求！”工人们纷纷表示，不答应要求就实行罢工。

工人的示威使厂方坐不住了。急忙指使于工头找到工人代表邓培和王麟书。于工头皮笑肉不笑地说：“工人的苦处厂里知道，我们处长说啦，加薪的条件可以答应，其他条件你们就不要坚持了。我们处长很想跟你们二位交个朋友，厂方交际费很多，你们可以随便花，吃饭可以到正轩饭馆立账。”

邓培对这种收买活动，早就听得不耐烦了，当即驳斥说：“条件是大家提出来的，我们俩无权答应减少。我们是大家的代表，要为大家办事情。既不吃你们的饭，更不用你们的钱！”于